荷潭日記卷之四目錄

荷

荷潭集卷之四目錄

荷潭集卷之四目錄

荷潭集卷之七

破寂錄下

辛未金瑬遆而尹昉復相人言尹公必不能崖異以失上意故也其後追 崇之議復作昉外隨 朝論陽爲廷爭而內則陰主追 崇一日同卿宰在賓廳謂余曰 朝廷若力爭則 上必允從余曰相位意如此則宜苦口竭誠期於回 天誰敢禁止尹默然諸宰皆微笑李貴詆相臣不當廷爭罵辱張維言辭甚悖以張維主廷論也李廷龜作色曰此非一家事朝廷公會安得慢無禮如此昉怡然余謂人曰吾今

日始知尹相之量爲大也羅萬甲曰此安得爲量
不過無廉恥而然也余訪崔完城尹之孫埈時爲獻納
與崔議定廷爭 啓辭余笑謂崔曰公旣主追崇
廷爭文字則不可指揮也埈色變而起及金光炫姜
碩期等被罪張維謂余曰事至於此可停廷論不陷
上於過擧余曰到于今日雖心主追 崇者不敢廢
之於口以取迎合之譏張深以余言爲然而李聖求
處變其說以順 上旨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者
眞格言也
啓運宮之喪臺諫以爲不合殯於 闕中請出殯於仁

慶宮別殿 上不從及葬將返䰟於其別殿臺諫又論不可請返䰟於舊宅余謂司諫李潤雨獻納權濤曰臺諫 啓辭當以誠實不可搖漾苟合時議當初用臺諫 啓辭出殯於別殿而仍爲返䰟公等以何辭爭之豈有殯則可而不可返䰟之理宜乎 上之不重臺論也權李皆默然李民宬謂余曰無真儒識禮者 朝論紛紛如此若使栗谷西厓在今日必不如此余曰公見如此而隨政院僚議請從臺諫何也李曰人微望輕安敢立幟以嬰其鋒云光海追尊所生母臺諫廷爭累日李鰲城恒福謂大諫宋諄曰

一本議字在尹上

一本言作書

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等為諫官不爭今日臺諫賢于仲淹遠矣蓋鰲城之意子貴而欲尊父母人情之所必至非關於 國家安危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上下和氣而去也

光海初余掌湖西試以臣視君如寇讐為論題後掌湖南試與叅試官尹孝先以四皓滅劉議以為題士子請改之叅試官金庭睦以唐太宗命使直書為題鄭弘遠柳洸皆官于其道而付會時論甚前日考官畏之故取鮮如摘頷下鬚至是皆飲墨大憤怨言于爾瞻曰四皓滅劉者議来庵（来庵鄭仁弘號）戊申疏命史直書

者指臨海之獄而言也甫瞻時為大憲與司諫李惺
議合啓論余罪且曰當逆律變生之初有三司告變
之說請拿鞫余繫獄四閱月竄鍾城庭睦竄會寧孝
先以告律元勳免余竄路逢李敬倬李曰吾曾以直
書玄武門事取觧元金尚容亦以臣視君如寇讎試
士于嶺南豈料以此得重罪乎世路之難乘一至於
此昔蘇東坡以詩案得罪然猶有意譏刺余則無秋
毫別意思而萬死幸一生噫小人之羅織陷人如此
末世行身亦難矣

萬曆戊戌余在堤川家前田麥穗三歧者六本四歧

者四本五歧者三本兩歧者甚多是秋平秀吉死倭賊皆退歸域中再安雖作瑞麥頌可也天啓壬戌余謫在寧海有雀生騙邑人曰數年前英陽縣曾有此異今又有之明年光海見廢宋傴之亡信有徵矣

萬曆戊午秋西北有白氣犯旄頭經天明年　天朝提督劉綎杜松等與虜戰皆敗沒我將姜弘立金景瑞等戰敗亦爲虜所擄天啓甲子秋長湍以西至平山大雨雹小者如鷄卵大者如鉢或有氷尺牛馬爲擊觸者多死丙寅昌城雨雹如人面鼻眼

皆具丁卯虜兵陷義州長駈至平山、大駕播越
江華有城下之盟　國勢遂不振崇禎乙亥丙子
年間變異尤多旄頭星落于関西化為石大如狗
頭金化雨雹如人面鳥雀多被傷死雷震　仁政
殿仁慶宮別殿及忠勳府人多震死川渠水溢人
家多漂沒蛙多相戰殺死死蛙成丘嶺南冬雷震
木火經日不滅是年臘月虜主東侵竟致　主上
屈辱　東宮出質日以危急悠悠蒼天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丁丑平安監司洪命耉兵使柳琳領兵勤　王至金

化遇虜兵命耉戰敗死柳琳兵殊死戰殺虜兵甚
衆日夕虜兵敗退戰場正當人面雹之地亦異也
人之死生由於命有莫之為而為者李叅判敏求以
都元帥從事在關西聘定州妓甚暱巡列邑將閱
武于兵營與妓約以某日會于兵營行到龜城妓
徑之嘉山報之李不勝情更取嘉山路行未五里
适反遣突騎刼龜城府使韓明璉以反殺金吾郎
及宣傳官之拿明璉者使李若取直路或留食頃
則必為适所殺也文晦之上變也丁監司好善為
安邊府使名出告書被拿行至金化金吾郎卒患

急病留半日故未及至而适反書至被逮而就獄
者皆被亂斬一無免者翌日丁至下獄适兵逼京
城 上出韋公山繫獄者皆見誅而丁素好恕以
定州牧使斬适使起兵勤 王以此丁獨蒙赦
此可以智謀求之耶信乎死生有命也
許筠草堂曄之子也文章獨步一時而輕薄無行見
棄於士論泥滯下僚光海政亂附會爾瞻蟣虱宮
禁驟躋叅贊遂生不饜之心戊午年間厲警初作
天下兵動我 國逼近建州衛人心恟懼筠詐作
告急邊書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逆賊某日當發

恐動城中每夜使人登山呼曰城中人能出避則可免池魚之殃人心驚懼莫保朝夕都下人戶十空八九使其黨河仁俊曉見持平韓明昌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門必有凶賊俟隙者天尚未明難見文字之時明昌心甚疑之俟天明詣　闕到崇禮門見壁書則果是仁俊所言者乃請鞫仁俊仁俊與其黨玄應旻一一引服筠及黨與皆就服李甫瞻恐鞫筠則辭連於渠以爲仁俊等皆就服筠更無可問之情直請斬于市金閭杖死元悰李莛等遠竄癸亥　反正悰莛等皆斬于市

李爾瞻與朴承宗柳希奮爭權相軋及南以恭被罪
分配海西欲因此謀奪柳朴之權使無賴人投書
于海州牧使崔沂言南以恭與承宗希奮爾瞻蓄
異謀爾瞻自書其名者渠與以恭同事光海之所
不信而欲罔人以書不出於渠也沂以爲誣告杖
殺其人爾瞻大怒遣宣傳官俞世曾託以烽燧摘
奸密偵其獄事形止監司尹調元厚賂世曾而知
之大懼咎沂徑殺告變人黜之爾瞻使臺諫請鞫
沂沂死于杖下爾瞻論以逆賊追刑孥戮人皆憤
惋調元亦竄于邊癸亥 反正雪沂寃 贈其爵

光海以　詔使將至　國用蕩竭許竄謫人納銀自贖而令該司列名取旨示將有取舍也於是竄謫者攀緣宮禁以圖之申領相欽徐判書渻朴三宰東亮韓西平浚謙皆連姻　王室故各行累百金得釋余意爲若値明時四公雖素有重望必爲士論見賤及　反正申乃時人領袖莫敢雌黄首秉東銓不久入相亦可以觀世變也贖金令下李公命俊欲貿銀兩曰若令贖則倉卒難辦余曰該曹列名取旨不圖者必不預公勿過憂李殆不以爲然旨下然後乃服余之先見也

光海時沈相悅爲咸鏡監司作銀器皆刻已名納于
宮中蓋欲光海常目在之而不忘也光海見廢賄
賂銀兩之在宮中者 上命籍下于戶曹以補
國用沈之銀器亦在其中大爲士論所唾鄙而以
其本時人故猶不見廢丁丑變後崔相鳴吉當
國喜其付會已意排群議卜相遂躋右揆當此
國家危急雖得伊呂之佐猶懼不濟用人如此安
敢有中興之望余爲崔相恨之其時余適承
召上京謂崔曰聞公有爰立沈公之意然否崔曰
領相有此意未知如何領相則李弘冑也余曰公

不聞銀器刻名事否古今寧有如此人作相而可
濟時艱乎崔曰然未幾領相病卒余下鄉聞之則
沈竟作相矣
劉興治旣死餘黨挾虜虜兵渡江充斥於郭山以西
監司聞聖徵在劒山城報至　朝廷震駭遣鄭忠
信禦之　召備局諸宰議諸宰請以撥書　喩聖
徵出避忠信曰不可聖徵若棄城而出城中軍兵
必呼哭挽留聽聞不美余曰虜兵必爲刼島衆而
來於我似無相害聖徵必已出城若不然劒山在
賊兵中撥書何由得入聖徵亦何由得出無益於

事而只使軍兵怨　朝廷　上從之翌日西報至則聖徽已出從龜城路以還忠信未及至而虜兵已撤還矣明年虜遣其大將所道里要歲幣　召備局諸宰議之余曰自古與虜和無無歲幣之時臣嘗與鳴吉等言之今果有此請　上曰勿輕為如此言蓋　上意為虜不知有歲幣恐其聞之也所道里留十餘日竟不許遣申得淵報之所道里言語怏怏而去余與備局諸宰議不同每上劄言不可不許獨摠戎使李曙是余言一日曙謂余曰具仁垕燕見則　上有摠戎兵判皆生恸之教余曰

我實生㶚　上敎宜也余西巡至黃州申得淵至
瀋陽爲虜所黜而還余至安州　朝廷又遣金大
乾更申歲幣難從以示絶和之意余留大乾于灣
上上疏大意以爲强弱不同歲幣漢唐所不免不
可失其歡意天下事皆可悔獨此事不可悔鄭忠
信請同疏余許之從事具鳳瑞曰　朝廷議已定
幸更思之余笑曰卜者言余今年有竄謫之禍此
疏上則三司必請罪卜者之言今必驗矣具曰執
意如此非他人所可預也余還平壤閔聖徽曰虜
慾無厭若不決戰則難以應之道內人心皆欲死

戰何爲此疏余曰道內人心則吾不及知虜若動
兵則必不下三四萬我　國安得卒辦三萬兵以
應之乎設使兵數相當皆步而負糗粮兵器不曉
坐作虜以健騎習戰者蹂之雖使韓信白起爲將
不可敵也疏上　上下敎于備局曰金鄭等恐其
喪元擅留使臣以沮人心欲斬首警衆備局請拿
鞫余與鄭皆就獄讞上　上命減死定配余配寧
越鄭配唐津臺諫論之鄭改配長淵　上將親征
欲駐　蹕松京金大乾渡江不得入虜境而還
上始懼許歲幣蓋　上意外示奮武欲使操縱在

我是聖人千慮之一失而朝臣皆以爲虜不足
畏明年余蒙 赦還朝自是絶口不言兵事丙子
春虜將稱帝遣其將龍骨大來報上自宰臣下至
大學儒生上䟽請斬之李濵勸李曙示之以兵威
龍胡大驚跳去不敢入城府野宿而去平安監司
洪命耇請斬龍胡縱使 朝廷許之龍胡必已渡
江勢不相及而爲此空言以取重於時議一時人
心槩如此虜稱帝刼我使臣羅德憲李廓等使叅
其賀班德憲等不從困辱百端驅迫而黜送之
朝論崢嶸金德諴至請駐 蹕平壤十月虜遣馬

夫大至灣上義州府尹林慶業徃見馬胡曰我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舉兵東来爾國若遣使更講和好則雖兵發在道當罷歸且我國稱帝 中朝之所不能禁汝國欲禁之何也 上欲遣朴𥶇報之三司爭論十二月朴𥶇行至黄州虜兵已渡江長駈朴𥶇蒼黄入正方山城以都元帥金自點在正方也十三日報至中外大震十四日 上發向江都未及出城虜兵已至沙峴蒼黄改路 馳入南漢山城十五日虜兵圍之攻城甚急二十一日虜主渡龍灣二十八日至南漢城下忠清監司鄭世

覘領兵勳　王至險川與虜戰大敗被創墮在積
屍中虜兵退麾下人負之而出得不死丁丑正月
初四日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忠清兵使
李義培等以三萬餘兵戰于雙嶺皆敗沒義培走
死全羅兵使金俊龍領萬兵與虜終日大戰于光
交山殺虜甚多虜大將白羊高亦中丸死虜兵退
而俊龍兵亦潰金自點自正方以數千兵間行至
龍津沈器遠爲下四道都元帥領江原監司趙廷
虎亦在龍津咸鏡監司閔聖徽北兵使李沆南兵
使徐佑申等領兵至皆以衆寡不敵不敢戰二十

八日虜以江都不守書來示百官家屬皆在江都爲虜得丧膽無固守意 上遂以晦日出城 親請虜陣虜兵捲還世子及鳳林(孝宗大王) 出質於瀋陽宰臣南以雄朴簹朴潢宮僚李命雄李時楷閔應協鄭雷卿李禬從行

虜報初至 上與大臣議定 幸江華先送 嬪宮及鳳林麟坪兩 王子大臣尹昉禮判趙翼奉廟社而行老病宰相金尚容等皆令先行時上下皆以江都爲萬安之固故金慶徵以領相瑬之子爲檢察使李敏求以兵判聖求之子爲副使洪命

一以左相瑞鳳之子爲從事督諸軍守之翌日
大駕發行出崇禮門虜將龍骨大馬夫大等已至
沙峴　大駕蒼黃還入城從水口門而出入南漢
山城向江都則虜兵必要路襲擊故也尹昉金慶
徵等在道聞之人情惶惧趙翼託稱尋見其父適
去　嬪宮一行至江華海邊訛言虜兵且至金慶
徵將其家屬卜馱先渡兩大君亦蒼黃得船以渡
嬪宮大哭曰金慶徵則不足數豈料兩大君亦棄
我去也陪行承旨韓與一與副使李敏求艱得一
船爲行計而夜已深且審虜之虛警姑止以待明

日尹昉奉　廟社主宿通津故縣監蔡忠元不至
嬪宮闕夕供與一得粮米于人煑粥以進慶徵安
頓其家屬於江華城内聞　嬪宮尚未渡日晩始
乗船而來與一等奉　嬪宮渡津至江華留守張
紳素以苟悦民心要名譽以天塹爲無憂兵民皆
令在家待令軍器亦不分給有以爲言者則皆以
爲恇㤼不聽虜兵將至亦不遣兵邀於路聞虜兵
至津邊慶徵張紳等始至甲串軍兵未及到急召
炮手分給藥丸未畢虜兵見其無備以數船先渡
慶徵張紳乗船而走忠清水使姜晉昕等諸將亦

望風而走虜兵遂入江華金尚容與洪命亨李時稷等登門樓自焚死虜將刼兩大君及尹昉韓興一禮叅吕爾徵等令作狀　啓遣中官羅業詣南漢山城告之城中士大夫家屬皆在江都人心震駭無守城意遂致　大駕出城詣虜陣

丙子龍胡之跳去也以虜兵必至遣金元帥自點禦之金　陛辭路訪余曰自　上問禦戎策余對以虜來以四五月則臣當决勝虜来以七八月後則勝負未可豫定盖金之意四五月則師初出氣銳七八月則師久氣衰而言也金旣去余謂親友曰

觀彼我兵勢則無論遲速有必敗之形而金之言無異趙括大可憂也四月余以病廢退歸忠州丁丑春南漢圍解余上疏言將臣失策之罪 上答曰頃在山城思卿甚頻蓋 思余癸酉之疏也閔公聖徽貽書於余曰癸酉公之陳疏也吾則主戰其後邊事漸至難處然後始以公言爲是至于今日始知公之高見非吾輩庸人所可及一時議論蓋如此

余判兵曹時關西陳姓人自稱陳理子孫願蠲軍役事下兵曹余謂同僚曰陳理無子此必詐也同僚

皆曰陳理之無子吾等所未聞余不敢獨執所聞
遂以　高皇帝陳理明昇等東來時不做兵不做
民之　詔措辭以啓　命蠲其役余病退江村偶
閱慵齋叢話有陳理無子余與其外孫曺公遊之
語余乃上劄曰成俔立朝去陳理之事僅五六十
年且與其外孫遊其無子宜得其詳請查閱西陳
姓人以正詐欺　朝廷之罪　上從之兵判沈器
遠曰李睟光牧洪州時有陳理子孫持　高皇帝
勑免其軍役載於芝峯類說請勿查　上不聽李
汝固與余語及是事汝固曰芝峯所見　皇敕書

天鳳其年吳王令旨子孫不做民不做官等款且有 御寶御押可信余曰誅陳友諒時元順帝尚在燕都高麗臣服猶肯雖欲送陳理于高麗不可得也洪武五年中書省咨送陳友諒明昇家口令不做軍不做民閑住過活天下大一統已五年安有書林紀僭元吳王令旨 詔敎亦安有着押之理汝固始釋然芝峯汝固俱以文章博雅名世而惘昧事實如此如沈判之取訂類說無足恠也

尹月汀根壽作籠岩先生傳略曰籠岩先生者姓金氏諱澍高麗恭讓王朝以禮儀判書如 皇朝賀

節還到鴨綠江聞我 朝開國書于夫人曰忠臣
不事二君吾渡江即無所容其身以到江上還向
中朝之日爲我忌日葬後勿用誌文墓碣其子孫
相傳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先生諱日即江上發書
之日也萬曆丁酉秋冊封日本之行有幕下官許
惟誠者到東萊自稱先生之裔因言先生家剝楚
生三女許即其女壻之一欲見新谷之金人只知
善山爲金氏鄉貫而莫曉新谷爲先生里不能對
後孫竟不得與惟誠相見其家令之出於倉卒之
際者以眷眷以無聞於世爲言以此人無有知之

者遂寥寥至今可慨已折膺箕聞人而略不爲祖
先爲闡揚詐亦少推矣今採先生七世孫有曄之
語撰次其遺事吳府尹澐東史纂要撫金尉傳大
略相同余竊訝焉我 太祖以壬申七月十六日
開 國遣韓尚質如 京師其奏文曰陪臣趙琳
賫到禮部咨節該欽奉 聖旨國更何號星馳來
報云云則韓尚質未到 京師之前 中國已知
我邦開 國而尚質之還亦在是年尉也旣自
中國還則安有歲暮至江上始聞我 朝開國之
理此是亘宇宙大節亦安有數百年泯沒無知者

我 國雖文獻不足徵必不如此且文戴文戴公應箕之謚龍岩先生之後諸公雖遵遺命不用誌碣此非秘而不宣之事必與相知言及豈待有曄而後人始知之

考日本冊封在乙未冬正使李宗城到東萊倭陣丙申春逃還副使楊邦亨陞爲正使秀吉不受冊封邦亨丙申冬還歸而有曄以爲丁酉秋十餘年之事胡亂失實如此數百年前事焉得獨得其實未知有曄是何如者獨恠月汀諸公爲其所欺爾

鄭監司世規險川軍敗檄收散卒將再赴難朴遂以金瑬從事官在本道以爲民新刻於兵不可更戰

移文道內使數月勿侵以沮之且以敗軍欲因鄭公用舒川郡守具鳳瑞之言也 君父被圍莫保朝夕此正歃血登陴累創復戰之時而使之數月勿侵其罪不容誅而以其時人故歷敭清顯而人無敢言者如此而可以爲國乎

沈光世以幕僚從李适爲适所欺甚相得既歸李延平問關西事沈曰适言韓明璉有異志李曰吾聞适有異志沈飛報於适适以病踈辭而盛誇其修整器械訓鍊士卒虜來可禦之狀而末曰身病如此恐不能終始盡瘁以報 聖恩已露其不臣之

心 朝廷不覺可歎慨也及适反光世在嶺南聞之惒 朝廷論其飛報之罪直發背道死可爲不知人者之戒

李洁自海南上來路訪鄭汝立汝立露其反謀洁大驚起疾驅向京至公州車峴見持兵者要於路知汝立欲殺之大惧遶得武士同行入京時其兄潑亦將上來故欲待其來相議上變夜不能寐纔二日而趙俅上變汝立聞之而逃自刭死獄辭蔓延潑洁皆杖死

光海丁巳尹善道上疏論爾瞻之罪並論承宗希奮

以與國同休戚之臣知爾瞻之姦而不言之罪善
道連姻柳家受其旨而陳疏故爲此言以掩其跡
爾瞻之黨論其妄言竄之慶源時余謫在涪溪與
尹有族分相與往来尹以直言被罪有自高之意
余曰公疏捨諸大臣獨論柳朴之不言亦衰世之
言也尹憮然李克健亦以疏論爾瞻竄鍾城爲人
愚猾自誇與希奮相議陳疏盖希奮權重一時欲
令邊將守令畏其勢而厚待之也余偶問公與尹
相知乎李曰年歲差池初不相識近因相議陳疏
頻會於柳家甚熟余與尹夜話及李之言尹色變

謫一本作逐

慙不能答 反正初儒生之以疏竄謫者皆超拜六品職任持平叔英曰尹疏受旨於希奮有憸男謀逆國人共知之語免罪幸矣不可褒擢清議是之尹只拜金吾郎

萬曆庚戌余以書狀赴 京師聞見事件論遼東八貢之路曰西北逼虜境或僅五六里東抵海岸亦如之不幸而有跋扈之虜此路必先壅而不通我國朝天不可專忘水路辛酉虜胡陷遼東據之赴京使皆取海路相繼淪死時余謫在寧海任踈庵叔英寄余詩曰如何忘海路關外虜蹴圍此語從

誰出多君早見幾盖踈庵辛亥登第仕槐院見余聞見事件於院中文書而記之也余步其韻答之曰海上舟如馬燕雲報合圍清詩如嗅寐憶中悃知幾自辛酉至今十餘年而　朝京海路亦絕不通慨不得起踈庵於九原而握手一長痛也

癸亥八月余以修撰拜義州府尹言於備局諸宰曰我久竄邊塞備知邊上事情邊城門外即敵境無斥候烽火可報敵來敵以晝至則城門不及閉夜至則城上一矢不及發也激厲士卒登陴警夜乃聞變之事若常責於士卒則非唯人所不堪亦不

能矣使我守安州則聞敵到義州之報而爲城守之備足以拒敵 朝廷之命我欲守之也我知其不可守而强赴使 國家敗亡之禍出於我則是負 朝廷也吳相允謙深以余言爲然余又曰韓明璉以巡邊使守義州余竄北塞也明璉爲虞候觀其用心行事一梼猾也若被圍而事急則必殺守將以投敵決難同守金相瑬曰 朝廷方倚明璉爲干城而公言如此何也余曰 朝廷之知明璉必不如我之詳也會崔相鳴吉上疏曰金碁得罪廢朝北徙南遷過一紀還朝纔數月不合又出

一本備局下有備局字而無諸宰四字

之邊塞且金錐有才器自是白面書生邊閫非歷試之所 上議于備局諸宰諸宰啓以余與韓明璉不可相容之意 上命遞之李叅判敏求來見曰公力辭義州何也余告之如告諸宰焉者李白若許宗必能守之其意以余爲怯余笑曰人之才器不同余亦安敢以許爲不能守也甲子李适反明璉斬金吾郞宣傳官與适同反丁卯虜兵夜到義州由水門而入殺登陴士卒然後城中始覺城遂陷

平壤舊有箕子殿監司差出叅奉以守之所謂殿叅

奉也光海癸丑鄭賜湖爲監司時改號箕子殿爲
崇仁殿以關西人鮮于姓者爲箕子後拜崇仁監
奉其祀秩正六品盖倣麻田崇義監例也以鮮于
爲箕子後者取蘇東坡贈鮮于侁詩及趙孟頫題
鮮于樞書序稱其爲箕子後之語盖亦徵矣丁卯
之亂崇仁監鮮于洽降于虜 朝廷論其罪削奪
其職 命該道更擇鮮于姓者爲監余爲監司以
泰川人鮮于慶奏聞于 朝朝廷命詳查其嫡支
余復奏曰遙遙華胄孰能辨其源委只以姓鮮于
故膺 朝旨耳慶遂爲監以箕子殿爲崇仁殿以

鮮于姓爲監者皆是光海亂政相章而爲偽者也
反正之初卽當革罷仍復　祖宗之舊典而至今
仍循良可歎也
奇相自獻稱奇氏爲箕子之後未知何據資治通鑑
元魏氏長風戍主奇伯顯註云伯奇之後不干於
箕子奇相設系出伯奇其稱爲箕子後則甚於崇
韜之拜子儀墓也余祖母奇氏貞武公虔之玄孫
余與奇相爲八寸親貞武公卽奇顯之後余嘗與
奇相語問其世系奇囁嚅曰奇壽全以上失其世
未知爲某人後觀其色以顯爲先祖爲羞故也箕

子雖聖人數千年之後惘昧無所據而稱爲先祖
顯雖有醜行世代可考而諱其爲後其處心如此
陷于甲子之禍亦必有以自取之者矣
堯典四嶽舉鯀治洪水九載績用不成四嶽舉舜乃
堯在位之七十載也舜典曰三十登庸三十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益稷曰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
鮮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益與禹同治水
者也舜登庸時使禹始生而待其稍長使治水至

舜崩時則禹年將八十也益同禹治水則年雖差少於禹禹百年而崩是時則益年應過九十矣堯在位百年而享年一百十歲則以十歲卽位也七十載倦勤使舜行天子事是時堯年八十也以堯之聰明八十而倦勤則益之聰明必不過於堯禹雖聖亦安知益之死必在於己後而薦之於天乎禹薦益之事不見於書傳而只見於孟子者何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眞格言也

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往入舜宮嘻象常

一本事下無則有之
下有矣字

此非已然之語象之意則以為
舜死乜將欲分取故往入舜宮且
象之愚頑無道之意以為無舜則倉
廩二嫂可以并取故如是設言若無
奪取之心則日以殺舜之意果何耶

一本賜下無霍

欲殺舜謨蓋之事則或有之是時堯在帝位使舜
見殺於象則堯必誅象倉廩安得以與瞽瞍二嫂
安得以治其棲此是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不
辯若宗有是事者然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
辯敢問何也嗚呼宜乎外人之有此言也
成王之立也年十二歲以其幼故周公攝其政矣漢
武將立昭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蓋
勉霍光以周公之事非必有是事也抑古語相傳
有是說而為之耶十二歲之君安有背負而見諸
侯之理雖欲背負亦不可得也孟子曰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吾於此亦云

昌黎張中丞傳後叙云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遂叙許遠南霽雲事甚詳而無一言及雷萬春者旣以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爲有闕則傳後叙不應復沒沒如此也余甞疑南霽雲三字傳寫者誤作雷萬春每與士友語次及之或言八大家文抄註亦有此論八大家文抄註余未及見不知果然否

東坡以詩案繫獄其供案此身已覺都無事今世仍

逢大有年山寺歸来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供曰赦歸時至寺下見僧俗五六人坐路傍言新天子卽位聖明有一人以杖躍地而起曰真箇少年天子故喜而作此詩子由作東坡行狀則曰公欲買田於徐州此時諸生買田之報適至故喜而作此詩與東坡供辭牴牾如此豈東坡之供死中求生故未免有還䢜彌縫之辭子由行狀不可不記實而然耶必有能辨之者

李爾瞻秉權欲廣樹私黨每科舉時豫出試題使其黨製之而出其題於試圍宿構者旣多未免漏洩

戊午增廣初試諸生語曰今日必出棊題已而果
然諸生請改如是者三諸生大閧曰非宿構者不
得叅遂潰圍而出試官大恐哀丐于諸生曰願更
入製之當以至公行之指日爲誓諸生皆不肯而
金判書起宗柳叅議大華等數十人從之柳爲魁
而金亦高中物議譁然而爾瞻權方盛無敢言者
殿試則金爲壯元而柳次之淸議多訾之癸亥
反正不許兩人淸路張晛之平李适也金從征有
功朝論棄瑕用之歷正言持平掌令錄功陞堂上
以廉謹幹材名譽甚著登第十二年超拜户曹判

書柳終不得躋清顯

松溪漫録曰嘉靖丙申湖陰製滕王閣排律二十韻魁廷試階嘉善全篇雄渾奇健真傑作也但使老杜清江白石竹色松聲之語老杜之清江白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班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云者詠滕王亭非閣也閣在洪州亭在閬州而公以亭之所詠參用於閣謬矣此論余甚疵之滕王閣雖在洪州亭雖在閬州皆是元嬰封域之內不甚相遠也清江白石嫩蘂濃花竹色松聲江南佳麗之地皆有之應仁能保滕王閣獨無此景歟閣

若無此則安得爲名區歟䧺仁也拈出亭閣之在
異地欲誇其談慱而反歸於膠固不通眞可笑也
李東皐浚慶爲領相當都堂弘文錄圈點時以筆抹
其子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也人
皆服其無私得大臣體其後柳永慶以領相當都
堂弘文錄圈點時亦抹去其子㦡之名時㦡已入
東銓爲佐郞公論以爲銓郞淸顯優於玉堂而權
重旣許其入銓而獨抹於堂錄小人厭然情狀敗
露無餘雖欲效嚬東皐人誰許之近來堂録時相
臣子孫則東西壁壓於相臣不敢不圈故皆以准

黜得逞而私意大行朝政益殺以今觀之永慶之
抹去㦬名其亦差強人意也
光海即位初吏曹判書成泳以永慶之黨彈罷領相
李完平以李光庭金睟李廷龜擬薦光海命加望
以申欽薦之又命加望光海意在鄭昌衍蓋以昌
衍王妃之表叔也完平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
及昌衍薦之昌衍遂爲吏判物議譁然而外戚權
始盛無敢言者時鄭愚伏爲大丘府使膺求言旨
上疏極言初政之失至曰其人不預焉則命使加
望其人又不預焉則又命加望必得其人之姓名

然後始肯落筆焉殿下之私入已意任情低昂至
此而甚矣又言某人以定策自居而令其子為某
官某人以調護自任而令其身為某官又論年來
除拜不公之弊有邊將守令皆有定價至 先王
末年而極矣之語光海怒下教曰經世詆訾 先
王吾欲罪之恐防言路置之其疏語觸臺諫故臺
諫皆引避依違含糊而正言鄭弘翼獨以加罵為
相臣之失職辭意極峻是日遽有政移拜修撰恐
其論之也任兗窺見上意欲迎合時好其避辭至
有人主用人立賢無方經世徒循題目之好以為

擊去之計光海因此大怒下議于大臣屢百言曰經世以　先王經幄之臣暴揚　先王之過吾欲逬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大臣皆以以言獲罪爲未安而尹承勳以爲前後異教恐有傷於大哉之王言故愚伏只坐罷洪判書可臣退在田野上疏論究迎合媢賢之罪光海答曰卿以勳舊重臣未究偏黨信手去河北賊易也究左揚揚自得其避辭至有經世唱之於前弘翼和之於後可臣按劍而起等語遂拜銓郎人皆嗤鄙是冬掌令李綏祿駮罷之疏中調護自任指奇自獻定策自居指李山

海而甯聽輩以調護爲鄭仁弘攻愚伏左力

壬子金直哉之獄權聡上變言 仁嬪在 宣廟末年謀危東宮 定原君義昌君兄弟請 闕門外陳疏待命聡以誣告杖死盖 仁嬪寵冠後宮光海在東宮寵衰不能無怨故聡窺其意而作此事也

蘊鳴國者盖山人粗知文字輕薄陰險無與爲比交結時輩隨其好惡而上疏鼓[illegible][illegible]人畏之如鬼蜮

乙卯上疏曰申景禧言塞門洞宮有王氣塞門洞宮即 定原君之家而申景禧 定原夫人表從

故也景禧及　定原君第二子綾昌君下獄辭連鄭愚伏李溟及景禧黨楊時晋尹趌等皆被逮景禧欲死中求生獄中上變言尹珙尹璛與仁城君有陰謀仁城　王子中有令望光海所深忌而仁城夫人乃珙璛從妹也珙璛就鞫卒無事實免死分配景禧尹趌死于杖下時晋杖流道死綾昌君竄海島竟不得其死愚伏李溟皆見釋

尹珙字元璧相國承勳之子也事父母孝與朋友信謫居通川山火夜延入室其慈親病不能出避元璧與其妹李判書敬輿妻共攀母衣皆燒死聞之

者知與不知皆流涕 反正初旋其間
乙丑宣川地黍莖有董王春三字色紅如染朱張晩
廵到關西采其黍以来人見者皆異之而莫知其
爲祥灾丁卯正月虜騎渡江陷義州安州長驅至
平山殺掠不可勝紀兩西鞠爲茂草董字千里草
也王春正月也其灾始驗丁丑南漢 出城亦在
正月而 國勢日漸危急其灾益驗
光海深惡塞門洞宮有王氣之說撤其家作新闕甚
宏麗號慶德宮以壓之 主上以 定原嫡嗣撥
亂 反正追崇 定原爲元宗其有王氣之說眞

奇讖也
李守白奇益獻斬李适明璉来降 特免其死而分
配之後數年因大赦任便居住李重老之子文雄
朴榮臣之子之屏等以其父為适所殺守白适之
黨穪以復讐白晝斬守白於 京師路上上疏請
伏殺人罪色承旨鄭百昌捧其疏而啓之余時以
殿試試官在 闕中謂同列曰文雄等雖云復讐
擅殺人命罪當死此而不死則自此穪以復讐擅
殺人者相繼矣 上命禁府鞫之讞上 上命議
于大臣大臣金瑬等極穪其孝請赦之 上以為

一本之下有則字

文雄等知其必死而殺之則為孝今料朝議必如此而殺之不可不罪然　上亦以重老乃請　社切臣終原其死丙子之亂都慶俞以沈演從事督戰于殥嶺斬將官朴忠謙亂旣定忠謙之子邀慶俞于龍仁路上殺之　朝廷命因鞫忠謙之子終有救之者終不能正其罪

自毛文龍時有蹄馬真人者徃来椴島自言暹羅國人年百七十歲能拘囚蛟螭虎豹捕逐鬼物變化不測島中皆崇奉以為神壬申年間又来島中伴使馳啓馬真人領兵徃九連城將與虜兵戰備局

諸宰皆以爲信余曰此讕說也完豊曰公何以知其讕也余曰後必知之數日灣尹馳啓馬真人領兵到九連城完豊謂余曰馬真人已到九連城公初以爲讕說者何所見也余曰灣啓爲讕說所欺也完豊駭曰公之好己勝如此何也完城曰此友之好勝是本来病痛也余笑而不答數日灣尹馳啓曰馬真人之出来云者漢人之讕說也完豊始大驚謂余曰公何以能審其讕說也余曰此諸公不思耳馬真人自稱百七十歳雖是誇誕必将百歳老翁也騎馬奔馳必所不能也安肯自就戦場

以取死也完城諸宰曰此理甚明而吾輩初未及
思殊可愧也
權承旨濤心是追　崇之論而恐爲一時清議所詆
壬申廷爭故峻其啓辭至於竄謫李相聖求素斥
追　崇之論而恐忤　上意甲戌祔　廟遷變其
說而竟取大拜未知孰爲得失
我國雖號博雅者於物名多誤以羖爲羔此最甚者
也論語緇衣羔裘註羔黑羊皮衣以裼裘欲其相
稱也詩傳羔裘如濡羔裘逍遙羖皮豈可以爲裘
耶賓之初筵曰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註曰童羖無

一本判下有書

角之羖羊必無之物盖羔雌則無角羖雌雄皆有角羔之非羖如此其分明而以羔爲羖何也以羖爲羔則以羖爲何物耶

金相應南子命龍洪判書可臣子棨皆娶李洁女已丑難作洁考死洪判上書請離婚命龍亦上書請離婚畏其及禍也時金相赴 京未還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爲之故士論不咎金相而多爲洪判惜之金判書尚寯子光燦娶金球女球延興府院君金悌男之子癸丑之難府院賜死球考死尚寯上疏請離婚時禮判李爾瞻以爲法不當離

禮判李爾瞻一本作李爾瞻爲禮判

禮判李月沙廷龜
一本作李月沙廷
龜爲禮判

婚光海命從自願離之權判書盼孫躋娶元宗慶女李适之亂宗慶以其黨被誅盼上疏請離婚時禮判李月沙廷龜褒奬其忠請從之亦可以觀世變矣

壬辰之亂張鴻稱其妻罵賊而死　朝廷命旌其門丙申歲黃判書愼奉使日本而還倭刷送被擄男婦鴻妻在其中人皆駭憤而　朝廷不抵鴻欺罔之罪可謂失刑矣丙子之亂李叅判敏求之妻尹暉女也在江都爲胡所擄去携其孫兒及婢以從路由京中逢敏求凡聖求於路上了無愧恧之容

聞者惡之其夏聖求奉使瀋陽而還歛求稱其尸
逢其婢及孫兒於瀋陽婢言其主母到慈山罵賊
而死渠得棺以殮權厝其處依婢言尋問於其處
居人則言果有棺殮之尸賊後到者發其棺取其
衣服棄其尸而去依其言尋而得之其壻申昪護
其喪返葬于原州又贖其孫以還聞者皆疑焉設
使李妻罵賊而死其婢在擄去中安能得棺而殮
之設使棺殮又爲破棺棄尸經夏日霾雨則尸㐌
腐朽安得辨其爲妻也後聞李起築之言曰吾以
別將扈　東宮之行渡鴨江目見李妻隨賊入瀋

之狀而其家言其死於慈山至於還葬以此推之

萬事真僞皆不可信此與張鴻妻前後一轍耳

袁崇煥既誅毛文龍虜使滿月介等到義州辟左右

密語府尹李時英曰欲殺文龍密結於袁崇煥費

盡心機今日始得殺之幸也我親公故言之願勿

泄於人聞者皆笑之其冬虜主大舉入寇陷密雲

殺摠兵趙率教等進圍 燕京累月袁崇煥領祖

大壽等入援文龍之黨譖崇煥受虜旨殺文龍

帝命誅崇煥大壽憤 朝廷殺崇煥引兵退歸虜

兵陷薊州及永平府劉興祚等皆戰死御史白養

粹降于虜虜主命其將阿彌羅古屯永平而庚午
春引兵還瀋陽遣朴仲男等告捷于我　國閣老
孫承宗由海路至山海関更檄召祖大壽等諸道
兵復永平府阿彌羅古大敗殺白養粹逍還瀋陽
丙子夏虜兵又從居庸関入冦進圍　燕京暴辱
陵寢時監軍黄孫茂到我　國聞報狼狽而去十
月虜兵退還瀋陽
李适之反八　京城也李時言之子煜往迎之适敗
于鞍峴煜爲人執納軍前斬之人言煜旁煥同煜
反而逃走得免煥　國舅韓西平之庶女壻也余

亂一作難

言于元帥諸公曰煥倚勢得免則王法廢而國不可爲也皆曰然欲將跟捕　大駕還都之日余宿旅舍鷄初鳴韓公會一来蹴余起因致西平之語曰煥與金鑊一家避兵於水原地而公誤聞煥投賊將欲罪之公若不信吾言願問于鑊我何敢以一孽女縱國賊余問于鑊則曰煥與吾一家偕避兵于水原村舍村人皆知之余不復疑煥得免後數年病死丁丑虜退余承　召入京與韓叅判亨吉語及亂離事曰此時人言虛實難准韓曰然适亂李煥實從适而　公輕信韓金諸公之言煥得

遒誅余大驚問于韓承旨興一興一微笑曰韓叅
判之言是也噫西平自少負重望且爲 國舅當
與 國同存亾而乃爲一廢女作如此擧措 國
勢之不振宜矣其時人言武人前郡守某附逆某
乃龜川君睟之廢妹夫也余問于龜川君曰人言
某從賊從賊而幸免則 國法將廢公以宗宰重
臣豈可爲一妹縱國賊耶願聞公言而處之龜川
色變良久徐曰公以 宗社之事問我我安敢隱
某實從逆遂並斬之龜川之滅私其視西平相去
奚只千萬里也

一本胡下有也字

李适至猪灘李重老朴榮臣李德符等戰敗皆被殺适凶勢尤張張玉城李判書召諸將計事皆以爲憂余曰适領下有懸肉此乃狼跋其胡之相終必狼狽就戮玉城大喜曰适之領肉武班輩常以爲燕頷虎頭封侯之相今聞公言果是狼胡進退必惟谷以余言勉勵諸將而送之諸將皆喜而去

文晦李佑之告李适也諸功臣方主告變李延平崔完城等皆以爲信而獨金昇平以爲冤屢爭於上前延平怒曰金瑬必與同謀故稱其冤及适反報至昇平大惧請亟誅被逮人奇自獻柳公亮尹

守謙李時言玄檝等以絶相應內起之意　上從之延平力爭被逮之人多是位高宰臣必無盡與逆同反之理至於自獻立節於大論被竄者何可不爲辨白而並戮之　上諭于大臣昪平又入對更請自獻等四十餘人皆被殺延平曰自獻立節而被混戮願以變生蒼卒人情疑惧故事出於不得已非以甭預於凶謀喻自獻使知　朝廷意而死　朝廷不能從

金元亮自少好名號有操行有聲於其朋儕間以鄭愚伏爲嶺南儒宗負笈遊其門　反正時預密謀

擢陞六品余被　赦還朝見愚伏問曰元亮以儒生策靖　社功何也愚伏曰與金自點李時白等相友善故雖得聞其議而無干預之事及策靖社勳元亮爲三等憒其屈疏辭之余與愚伏任叔會玉堂余曰元亮自言不預謀而策名三等則憒其屈者何也愚伏曰豈有此理茂叔曰余與元亮甚親一日元亮來言靖　社之謀余言食祿受國恩之人爲　宗社作此舉固是矣爾是儒生上有偏親事若敗則禍及於親於忠孝俱失也元亮色變而去元亮與李适爲六寸親适之預於靖

社者由元亮也愚伏笑而猶有不信意是冬文晦
等以适謀反告於諸功臣相議上變元亮請爲寧
邊判官以譏察之諸功臣大疑之不許及适反赦
至請鞫元亮亮竟斬之人或言尹仁發之詐死投适
亦元亮爲之謀也其儕類如羅萬甲趙澋輩至今
皆稱其寃死
我 太祖以洪武壬申開 國傳至百三年弘治甲
寅燕山立 中宗以正德丙寅靖 國傳至百三
年萬曆戊申光海立燕山光海皆被廢我 國氣
運至百三年則有興廢大數而致之歟後來立朝

者宜記之
孟子陳相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之意布與帛長短同則同價麻與絲輕重同則同價屨無論草與絲其大小同則同價云而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則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之答以

屨之大小各異而同價爲言與陳相之言相戾豈
有誤字而然歟讀者宜詳之
癸亥 反正權縉以光海幸臣竄梁山李适之變統
制使具仁垕右兵使申景裕領兵赴亂處縉爲适
應密言于監司閔聖徽使殺之仁垕等皆靖 社
功臣聖徽不敢違遣清道郡守鄭慶業斬縉縉臨
死曰必非 朝命我不合死而事已至此無可奈
何适既誅 朝廷下聖徽于獄鞫其矯殺宰臣之
罪功臣等皆力救之盖聖徽深結于申景禛爲腹
心而受旨於景裕等故也 上亦以事雖妄作心

班一本作顯

則爲國只 命削奪官職居數月咸鏡監司權盼
見遠功臣等以爲非才如聖徽者難以鎭北方欲
以代權盼誦言于 朝申相欽曰 國勢不固將
来之無亂不可知北方是士大夫竄謫之地不幸
有難而聖徽爲監司擅殺士大夫如權縉則 國
不可爲矣功臣之議遂沮縉登第急於進取付會
李山海等取顯仕見洪汝諄勢重於山海遂付于
汝諄汝諄敗又付柳永慶履歷清班不盡其欲則
又與睦長欽等相結自稱士類光海時壬子獄起
以刑房承旨治獄迎合主意遂得寵於光海數歲

超拜兵書 反正日大恐及禍請斬叅判朴熤吉
爲謟付切臣之計熤吉雖罪當誅人皆疾縉之反
覆無狀其見殺于聖徽亦自取之也
古者以金爲貨賞賜贈遺皆用金後世金貴疑佛法
入中國後金盡歸於塗飾佛像而然余已於紫海
筆談言之矣王莽之末府庫之金六十萬斤而董
卓築塢于郿竒玩積如丘山而金止三萬斤去王
莽未未及二百年而如此物理有不可知者漢以
上帛貴於金漢宣帝賜徐福帛十疋以爲郎光武
之罷遣周黨也賜帛四十疋而隋文帝賞賜諸切

臣有多至千萬疋者唐太宗賜魏徵等亦不下四五百疋意者晋以前木綿未入中國貴賤衣服皆取辦於蚕桑故帛貴如此而晋以後萬民衣服皆取辦於木綿襦衣褚絮雖貴人不用蚕綿故帛歸於物貨而賤也

昌黎胡璵墓碑略曰其子某某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其叙事實曰璵爲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塩鐵事

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小尹巽死
迁少大理元和十二年拜内中尚明年以病卒余
嘗歷考史書則巽之卒在元和四年張籍之目不
見物在元和張慶之交巽未死之前籍是無病之
人而昌黎代籍與李浙東書註以浙東爲巽以此
推之則韓文註疏多誤不可信也
東陽尉申翊聖象村申相欽之子也能書善屬文以
文章自許辛未年間爲其父印布象村集其東征
錄有壬辰倭賊從鳥竹兩嶺上来之語其春城錄
記國朝父子相繼爲議政者而尹斗壽及子昉

預焉余謂東陽曰壬辰倭賊從鳥嶺秋風嶺上来
嶺南竹嶺一路則賊蹤終始不到而録云然春城
録則象村光海時謫居所録尹昉入相在 反正
後而亦在其録者何也東陽色變而去丙子年間
又刊象村集以行春城録削尹昉之名東征録削
賊從竹嶺之語而更添賊兵初至右巡察使金誠
一以爲賊艘不滿四百一艘不過載數十人揔之
不滿萬人誠一之論聞于 朝廷朝廷亦以爲然
等語壬辰春 宣廟以誠一唱爲賊不来之説
特除嶺南右兵使未及到鎮而賊已至 宣廟命

拿鞫禁府都事李通承 命至洛東聞賊鋒已迫
遁去誠一聞有拿 命從間道上來 宣廟西幸
更以誠一爲招諭使令招諭嶺民誠一至稷山聞
有新 命更就嶺南秋間監司金睟以遞罷 行
朝以寧海府使韓孝純爲左道監司而誠一爲右
道監司以此推之則蒙村集中雜錄非蒙村所錄
者多也辛巳夏東陽歷訪我于荷潭從容作話言
丙子亂後 朝廷收得 列聖御容一簇朝議皆
以爲 仁宗真余聞其 御容髯長獨以爲 文
宗真大臣聞余言遣郎廳欲聞其詳余取謏聞瑣

録中記　文宗龍髯甚長處付標以送大臣猶不信改㾓續時折去右襠則其紙背書　文宗真字議遂定余曰東人野録中　文宗像表雄偉龍髯甚長之語則吾能記之而瑣録亦記此忘之矣東陽既去余謂人曰曹伸乃梅溪之庶少爷及見文宗似無是理取瑣録考之則無之東陽之付標以送云者何也余所見乃是慵齋叢話也

破寂録終